

沈嵎与且居批评《息宰河》传奇

陈美林 陈一民 冯保善

一

沈嵎所作传奇《息宰河》刻本传世极少，但屡见于有关著录。如清黄文暘原编、无名氏重订《曲海总目》“国（清）朝传奇”著录“唵庵孚中道人”传奇两种，一为《绾春园》，一即《息宰河》。《曲海总目》后又附有焦循《曲考》中逸出《总目》之外的作品，在“明人传奇”中著录《宰戍记》一本，并标明作者为“沈孚中，钱塘人”。清支丰宜《曲目新编》载《息宰河》一种，题“唵庵孚中道人作”。清姚燮《今乐考证》著录七“明院本”中“沈嵎”条下载传奇三种：《息宰河》、《绾春园》、《宰戍记》，并有案语曰：“嵎字孚中，一字唵庵，或称孚中道人。”王国维《曲录》卷四亦有著录，云：“孚中字会吉，钱塘人。”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九著录沈嵎传奇三种，并云：“明万历间且居刊本。”并有简单介绍作者的文字：“沈嵎（？—1645）字孚中，一字唵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居北墅，不修小节，好纵酒，日走马苏白两堤。好谈兵，明末乱兵中，为里人击毙。”周妙中《江南访曲录》（《文史》第二辑）中说《息宰河》传奇“为数年前新发现之孤本，至可珍贵”。

这部“孤本”《息宰河》传奇，现藏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全称《且居批评息宰河传奇》，分上、下卷，共二册。版框直高19.8厘米，半叶横长13.8厘米，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宋体字，刻印甚佳。但流传过程中首尾都已残缺，书叶破烂处很多，经后人修补，作“金镶玉”装，内容大致可观。上卷卷首无序及总目，下卷卷末无跋，且有八叶抄配，抄配最后缺数行，尚余半叶白纸，想系所抄底本也有残缺之故。

此本卷首正文第一行题书名“且居批评息宰河传奇上卷”，版心上镌“息宰河”，下镌“且居藏”字样，可知批评此剧与刻印、收藏此本的是同一人，但“且居”的姓氏生平无考。在书名之下，有“沈绍增”、“休文后人”篆字朱印两方，按常例为藏书人印章。“休文”乃梁沈约字，由此可见藏书者与作者一样，都为沈姓，惟不知沈绍增是否就是“且居”，尚待进一步考证。

且居藏本《息宰河》传奇每出结束，大多有“集古”诗一首，“评”语数句，不等。但第七、十一、二十、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九共六出无“集古”诗；第二十六出“评”语也没有。第十五出的“评”语残缺，第三十出的“评”语抄配不全。天头有眉批，除第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九、三十抄配共六出没有眉批外，计有眉批一百三十五处，其中一处纸破，只留“报”字一角。另有四十余处挖补，细看位置不齐，间有被人胡乱批涂、淡墨渗透下叶的痕迹，可知并非原刻眉批。

《息宰河》究竟成于明末抑或清初，尚难以最后论定。从上引一些著录来看，有归之于“明”，亦有归之于“国（清）朝”。但《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所云有“明万历间且居刊本”，则不知何所据？传奇“第廿六争将”出中有“下官姓祖名大寿，……官拜辽左总兵官”云云，据《清史稿》卷234“祖大寿传”云：“明庄烈帝立，……擢大寿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锦州。”可知祖大寿任辽左总兵为崇祯元年（1628）。而在传奇“第八被掳”出中有云：“奇也，奇也，咱们起兵十年，不知拿了多少文

官武将，那一个有得象这孩子不怕死的。”“第廿三梦嗣”出中有云：“不要说起，前年呵，流寇攻破敝县，小生被他掳去。”又“第廿九醺圆”中有云：“运使苕爷小公子被流寇抢去四载，闻呼我们在堂上做七昼夜罗天大醺”等描写，都提及“闯贼”起义事。按高迎祥于崇祯元年（1628）、李自成于崇祯二年（1629）起事，以剧中提供的时间纪历推算，故事发生在高、李起事十有四年，即崇祯十四、五年（1641—1642）。由此可见有万历刊本云云，实不可信据。

沈嵎生平，查继佐《东山集》有简要记载：

沈乘，字孚中，仁和诸生。潞王纳款，乘独大言：“主降议者可斩也。”请留总兵方国安等合守，空武林门外民廛宿师。百姓暱王慈，立杀乘。论者惜之。——见清龚嘉雋《杭州府志》卷一百三十所引

陆次云《沈孚中传》（见《北墅绪言》卷三，《虞初新志》卷十亦辑入）记叙较详。陆传说他住在武林北墅，生平“不修小节，越礼惊众”，又嗜酒豪饮，常驰马于苏白二堤，有“河朔少年风”。但际遇不佳，屡困场屋，至“髯如戟”而“衿未青”。崇祯间邑试之日，他却“独上巾子峰头”，高吟浮白，为山僧“拉归精舍，痛饮达旦”。家人觅得，扶入试院，则已无立足之处，孚中乃趁着几分醉意，于粉壁上大书《登高词》，其首阙曰：

万峰顶上，险韵独拈糕。撑傲骨，与秋鏖，天涯谁是酒同僚？面皮虽老，佟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难道他辟英雄一纸贤书，倒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条！

正当其时，为县令宋兆和发现。兆和字禧公，松江名士，与俗吏有异，见孚中词作，为之击节，以为如贺知章得遇李白，乃“擢之冠军，荐之学使者，补弟子员”，于是孚中从此“声誉大起”。

沈孚中与阮大铖曾有交往。阮大铖《咏怀堂辛巳诗》卷下有《沈文学孚中投以诸诗词，因招集赋赠》。阮诗编入辛巳年，即

崇祯十四年（1641），诗中除肯定孚中“君才压江涛”之外，还对他“廓然通大义”予以赞扬。诗中说此时孚中已经“杖藜”，可见在明季末叶，孚中已至老年。清兵下江南，嵯力主抵抗，马士英诬言“当背城决胜”，孚中信以为真，告诫乡人“此地顷为战场矣”（《陆次云传》），正因此“误传兵事”一节而“为里人所毙”（《传奇汇考标目》卷下注135别本第二百一十条）。其卒年当在清顺治二年（1645）杭州城破前夕。

二

《息宰河》一剧写苕公孟一家忠贞孝义的故事，在《楔子》〔望海潮〕一曲中交代了剧情梗概，词云：

客无哗者，听苕侍御，慈章激怒权奸。时有普酋，破州围郡，故令出守南滇。交趾又兵连，内无军无饷，外且无援，单骑招降，勒铭息宰俚燕然。家遭寇掠堪怜，有十龄奇子，被掳音愆，四载善藏，夜泉贼首，相逢义仆同旋。薛女更贞坚，投渭河守节，姑媳周全。天使举家重合圣湖边。

作者通过这一故事，目的在于褒扬忠孝、重振纲常。在《楔子》〔御街行〕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纲常担重双肩软，径险家乡远。问谁挑近破钱山？荷负犹悒两转，青藜才小，玄云权大，独掌公明选。芙蓉蘸血书褒贬，洗尽胭脂典。啼痕归正到彝伦，移向昭阳宫演。域中几个，真真男子，不把头儿俛。

在“第三十小登”出〔尾声〕中也强调其创作动机在于“揭纲常”，因而在剧作中“实录出四个字：孝忠义节”，并且罚誓赌咒般地声明“若有半句虚言非人也”。由此可见，沈孚中在这一本传奇中，极为强烈地力图表现封建纲常，倡言忠孝义节。从创作实践看，作者这一意图也在很大程度上贯串了传奇的始终。在

作品中，忠有苋公孟的舍身为国，虽被贬蛮荒而毫无怨谤，尽忠于君主；孝有苋英蜚，平素极其孝顺父母，陷入“贼”营而与“贼”暂时委蛇，也是考虑到尚未及报答生身父母；节有薛兰英，她自幼许配苋英蜚，在苋英蜚被掳，凶吉未卜之际，舅父杨四十强逼她改嫁他人，她却宁愿投入渭河，誓守贞节；义有苋公周与文进才，公周为苋公孟乃弟，当苋公孟遭贬蛮荒之际，他慨然随兄前往；苋英蜚被掳，其父思念不已，文进才在全无盘缠的情况下只身往寻四公子，无疑是一个忠于主人的义仆。明清传奇中宣扬封建纲常、倡导封建道德的作品，为数甚夥，沈嵎的《息宰河》也未能有所突破，如果其不足之处仅限于此，无非是一部思想平庸之作而已。但沈嵎由明入清，身历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在创作中却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对当时的农民起义极尽污蔑之能事，说起义的闯王是“蛀虫行朽木，钻空钻空”（“第八被掳”），他所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每到一处“围攻城破亡”，把“人民杀戮似蒿蓂样”（“第十三泣变”）。当苋英蜚“遭流寇掳入大营”后，他考虑“一来为父母在堂，空死无益；二来为不忍贻害閭邑生灵，勉强从彼前来”投顺“流寇”，但他心中却“图作天兵内应”（“第十二释艳”），时刻准备刺杀农民起义的领袖，终于在三年之后，对他“防闲少缓”之际，“刺杀了闯王”；而且在行凶之际，还认为“一刀刺死太便宜了他，便把你灰扬支解，不足云报”。苋英蜚这种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极端仇视，正是作者敌视起义农民感情的流露。沈嵎还让他在自白中道出刺杀闯主的动机，“也是丈夫在君亲题目上一段有用文章”，苋英蜚的这种心理活动，正表现了他刺杀起义领袖的目的在于忠君孝亲，这也正是作者“实录出四个字孝忠义节”的形象图解。且居在此句道白上加有眉批“大圣贤大菩萨作用”，在这一出的出末评中赞之为“千古第一个杀法”，也鲜明地表露了作者、评者共同的立场。在明清之际的传奇中，虽亦不乏此类

敌视农民起义的剧作，如李玉的《两须眉》等，但毕竟为数不多。因此，《息宰河》传奇虽仅有“孤本”传世，但也不能因此而对其思想意义作过高的评价。

不过，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创作，并不可能全然是作者主观意图的形象图解，时代的社会生活不可能全然对作者不起任何作用，作者所描写的客观现实和作者意图告诉读者的主观认识也不完全相同，形象毕竟大于思维。沈嵎在《息宰河》中虽然意图宣扬忠孝义节，表现了强烈的敌视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然而他为了实现表彰忠孝义节萃于茆公孟一家的意图，在描绘茆公孟一家悲欢离合的过程中，自不能不涉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社会。这样，充满着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动乱的明季末叶的现实情景，也就不能不在作者的笔下有所呈现。

首先，在明王朝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扰乱此伏彼起，广西“阿迷州土酋作乱”（“第四救溺”），其首领普名声原是“阿迷州宣慰”，其始祖“普提内附，世守万户西沙”，“数立奇勋”，但被“仇家诬害，当事受贿搆兵”，因此借兵作乱（“第二酋警”）。近日已“破我弥勒州，杀我游别驾”，“周布政、秦总兵等文武官员十六人，尽行被杀，酋兵已到十八寨”，甚至要“直取省会”（“第六义感”）。当普名声被茆公孟招抚不再与朝廷为敌之后，少数民族之间纠纷又起，普名声与土司禄洪两个部族之间兵刃相向，禄洪“当初害了普名声父祖”，因而相互“搆兵不已”，禄洪的全家十八口被普名声掠去，幸得茆公孟救出；后来普名声“家奴季问政”投顺了禄洪，禄洪“要借他以作向导”反击普名声（“第十五销衅”），幸被茆公孟制止，并设宴为二家讲和。尽管茆公孟调处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叛乱，但在兵戈不息的岁月中，西南地区已是“揭竿斩木，遍处萑苻，弃豕离乡，半逃绵竹”（“第六义感”）了。在“第十一受降”出中，作者更通过〔竹枝歌〕一曲，极其形象地描绘了这一带的荒

芜景象：“无主牛羊卧断碣腰，迷性獾狸把废豕淘，日斜不闻得午鸡号，适离离满塍皆瓦砾，惨昏昏一望尽枯焦。寥寥这几户口勾甚么烧。”这样的描写，还是比较真切地反映了明季末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景象的。

其次，从明季末叶以来，在明王朝的西北部和广大的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声势浩大，他们“军行粮足”，还“备办”有“大炮云梯”，战斗力极为强大，“马到城亡”（“第八被掳”）。在明王朝的统治下，“战争场排满中原上，不剩块平安壤”（“第十三泣变”），广大人民群众因此而饱尝战乱之苦，在“第十避乱”出中〔驻马听〕一支曲辞有极其形象的刻划：“废井荒烟，日午无人唤种田。满路背儿搀母，觅子寻妻，叫苦嘶冤。几堆焚剩赭黄垣，千家血染腥红藓。”尽管作者对农民起义是持反对态度、对农民起义领袖也露骨地表现出强烈的仇视感情，然而他也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残害人民群众的祸首也包括官兵在内：他们“从没解，弄刀弓，钱财情面上叙些功”。当然，作者是在谴责他们不事围剿“流寇”的思想基础上予以讽刺的，说他们“若遇真交战，手儿一拱，放开马脚走如风，快跑是英勇，快跑是英勇”（“第八被掳”〔缕缕金其二〕）；但毕竟也让观众看到官兵于“钱财情面上叙些功”的丑态。如果说，〔缕缕金〕一曲还只是讥讽，那么“第二十雌伏”出中官兵所唱的〔南碧牡丹〕曲辞以及道白，则是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流寇前边唬，我后面杀，封我拾遗史兼按察，是他留下货和财都搜刮。（白）我们枣阳官兵是也，方才一大股流贼过去，乡村中一定有抢掠剩下的，我们假言追赶，去劫掠一回。呀！这门儿为甚闭上的，打进去。

官兵这种抢劫百姓、诬良为“贼”的行径，连刺杀农民起义领袖的袁英蜚也看不惯，也使他明白“秦楚百姓不畏流贼，单畏官兵”的缘故。

再次，明季中叶以降，官僚大臣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更有阉党与东林党之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息宰河》一剧于此虽未做重点描写，但却也并非全无反映，主人公茆公孟原为南台御史，只因“疏触权珰”而“为珰子仇嫉扼陷”，以致“两载幽羁”，后又被起用为“南京山东道监察御史”，眼见“权宰乌捷当朝，援引逆党，与木石斋、周璐溥诸正臣，势不两立”，因此准备“具疏特纠”。他也自知“此章一上，酿祸必烈”（“第一教忠”）。果不其然，正因为他“参了乌捷，外转广西太守”（“第三出守”），而《息宰河》一剧的情节于此正式展现。茆公孟在广西知府任上，招抚了普名声，调处了普名声与禄洪之间的纠纷，平息了西南地区的骚乱，是有功于朝廷的。然而，建立功业以后仍不能回到朝中来，却被派往两浙任盐运使。而这一新职反比广西知府更为繁杂，他在回答夫人询问时就曾述说新职之难，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课赋难缓，征解不前，额引充塞，正引阻滞，库价如洗，抵告如鸩，影射夹带，私贩巨窝”（“第廿四醮迹”）。而茆公孟之所以被派任此职，正如其弟茆公周所说“若凭执政妒忌的肚肠，恨不怎生把哥哥来重处。只因公道难去，将这一推来掩饰天下人”（“第十六量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茆公孟终于认识到“冷面孔人情不合，热心肠世路多违”，“真品格天也难投，扛帮此辈，磨折吾俦”；并且产生了悔恨之情，“忏悔我君国事不该出头，忏悔我劳苦福不该尽收”（“第廿九醮圆”）。这与他当初参劾乌捷时，在许多同寅劝说、送礼，“解释者接踵”而至（“第一教忠”）的困难重重面前仍然毫不动摇的决心相比，已大大退步了。从茆公孟的“忏悔”和退却中，正可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邪恶势力的强大，而企图挽救封建大厦于已倾的忠贞之士却无计可施。这正显示了封建统治王朝必然土崩瓦解的前景。

仅就上述三方面来看，《息宰河》一剧虽然以表彰茆公孟一

家忠孝义节为主要内容，虽然也流露了作者对明季末叶农民起义的仇恨感情，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现实情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三

《息宰河》传奇有且居批评，其评语也值得研究。且居的批评分眉批和出末评，另有圈点以配合眉批共135处。兹将全本各出评语及眉批分别统计如下：

上卷	评语	眉批	下卷	评语	眉批
楔子		2(处)			
一	有	12	十六	有	7 (处)
二	有	6	十七	有	8
三	有	11	十八	有	7
四	有	6	十九	有	7
五	有	4	二十	有	0
六	有	5	廿一	有	0
七	有	5	廿二	有	3
八	有	8	廿三	有	1
九	有	0	廿四	有	0
十	有	5	廿五	有	0
十一	有	13	廿六	无	6
十二	有	5	廿七	有	4
十三	有	5	廿八	有	5 1处纸破
十四	有	4	廿九	有	0
十五	有	5	三十	缺数行	0

抄配

且居的批和评，有不少是针对现实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而发，借曲文以抒发自己的感慨，如蓑公周所唱〔海棠春〕一曲“而今

世道虚空摆，用不着认真一派”云云，且居即在眉批中以“诚然”两字予以肯定（“第三出守”）。有些是针对朝廷大臣只顾保全自身、不管君国大事而发，如苋公孟的同寅、朝廷侍御在上场诗中即云“闭户深藏舌，安身处处牢”，且居眉批是“台省座右铭”，讥讽之意溢于言表（“第一教忠”）。有些是针对文臣武将在兵荒马乱之际或不愿从戎抗击，或闻风狼狈逃窜：“第六义感”出中，土司命妇昂氏出兵助苋公孟平叛时唱道“害不了男儿丑，血性都沉胭脂藪，代须眉吐气吴钩”，眉批即曰“该骂”，出末评亦云“谁谓军中有妇人，能使兵气不扬”；“第八被掳”出，写明王朝的一些文官，平时只知“工钻刺，解弥缝”，见钱眼开“业师姓孔”，而一旦“流贼”四起，则考虑“性命好于忠”，纷纷逃散，且居即在眉批上点出此乃“文臣行状”。此外，还有一些结合当时社会弊端而作的批评，不一一例述。从这一类的眉批和出末评来看，批评者且居和作者沈嵎的思想境界极为接近。这种类似在以下数例中表现得更为显豁：〔楔子·御街行〕

“纲常担重双肩软”云云，实表明作者创作此剧的主观意图，且居眉批也说“如此挑脚汉，煞是难寻也”，可见作者、评者都重视纲常名教。又如，对于闯王起义，作者是敌视的，评者也是仇视的，这在“第十七奇刺”出中充分的表现出来，曲文和批语前文已引，此处不赘。

且居的批评，更多的是就《息宰河》一剧的艺术表现而发。有的是评论传奇的谋篇布局，如“第十避乱”一出的出末评说：“此三段文法耳，布局不板，收拾整密，是一篇好试牍。”不板，指其有变化；整密，指其不松散。这确是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在结构上应该达到的要求。然而，评者又以试牍拟之，却有些不伦。在“第十六量移”出末评中，且居写道：“极冷戏，极热文；极淡戏，极浓文；极闲戏，极忙文；极无聊戏，极有用文。”这样的评论，就不仅仅指出这场戏的布局，而且还涉及艺术的辩证法

了。此外，还有不少评论是谈论人物性格的，如“第三出守”出。写茆公孟被外转广西太守，赴任前夕，一家相聚，悲凄万端，其子欲随父去广西，且居在茆英蜚所唱的〔沉醉东风〕一曲上加眉批“舌无此灵”；当茆公孟叮嘱妻、子在家要和谐，其妻及子表示他们“都解调停”，要公孟“不必牵怀”，在夫妻儿子三人所唱的两支〔五供养〕曲词上，且居眉批是“动情”二字，而在出末评中更点明此出“层次曲折，各说自己胸怀，英雄志、儿女心，一一如画”。类似剖析人物内心活动、点明人物性格特征的评语，为数尚多，不一一例举。

在且居的批评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真”。在“第十三泣变”出末评中，且居写道：“予谓文章无奇正、无今古，止存真假。此文可以当一真字。”而且在整个且居批评中，多次提到真，如“第十二释艳”出中茆英蜚在“贼”营中思想父母兄长，所唱〔金络索〕等数支曲词，且居即加眉批“文章妙处无过是真”；又如“第十三泣变”出中，茆公孟思念儿子所唱〔山坡羊〕一曲，且居的眉批也有“真极、惨极”字样；在“第十八遣章”出中英蜚之母抢天呼地，盼佛慈悲，放回孩儿时所唱〔桂枝香〕等数曲，且居眉批反复说其“真极、真极”；又如同出写薛兰英投河被救时所唱〔金子令〕曲词，眉批亦云“真本色、真说话、真文章”，等等。由上述各条，我们可以窥知批评者且居十分强调艺术的真实。对他所特别强调的“真”，加以排比推绎，不难发现有如下的一些含意：或指人物感情真挚，或指场景描写真实，或指语言表达真切。但且居特别注重的是史实真实，在“第一教忠”出末评中，批评者开宗明义地写道：

有心世道之人，作深知时务之文，自无寒酸头巾语。人谓其熟史学，我谓其熟邸报，道人胸中真欲以曲作史。

“以曲作史”，是道人沈嵎的胸臆，也是且居批评《息宰河》一剧的标准。在此后的批评中，一再以时事对照戏曲，如“近来此

事甚多”（“第二苕警”），“今日边方事，处处如此”（“第十一受降”）等等。强调传奇作品要能反映现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首先要求传奇作者熟悉“邸报”——时事。如果单纯从文艺批评的观点，而不涉及对“邸报”的态度来看，也还是可取的，值得加以研究。

从有关的眉批和评语来看，且居对沈嵎此作有过分溢扬之辞，不足凭信。如“第十一受降”出眉批“王马再生，关汉卿奴才耳”；“第三出守”出末评“此出逼真若士，或曰过之”；“第廿二祷月”出末评“以玉茗堂之流宕，合博山堂之妖艳，便觉建昌句拙，庭筠手平”等等，这些评语，都嫌过当。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且居批評息宰河傳奇書影

淡水再生流寓點次

楔子 詞餘先天韻不重押

御街行 水上綢常擲重雙眉軟。徑險家鄉。這箇誰挑。
近破錢山。荷負猶拈兩情。寄。最。才。小。玄。雲。權。大。獨。掌。
公明遇。○天。容。融。血。書。與。脫。流。盡。照。痛。與。啼。泉。歸。正。
動。彈。槍。後。回。昭。陽。宮。演。城。中。幾。箇。真。真。男。子。不。把。頭。

16133

正官尾生平怕受龍干晒。恨不得飛面至尊。今若掉
清風付子孫

集古

獨立敢言人所難。從知鏤面寸心丹。
羣奸白晝嫌霜冷。更請回頭仔細看。

評

有心世道之人作深却時務之文自無寒酸
頭巾語。人謂其熟史學。吾服其熟邸報道人
詞中真欲以曲作史。

第二 曾警 北雙調齊徵韻不重押

北夜行船 淨更燈上問井鬼何年紹漢基。代榮段吐